

百宋樓藏書志

1加2
796
3



明
796
卷
3



酌宋樓藏書志卷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禮類二

纂圖互註禮記二十卷禮記舉要圖一卷

宋刊宋印本
季蒼

葦舊藏

漢鄭氏註

按此南宋麻沙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二十五六字不等鄭注下附陸氏釋文釋文之後為重言重意重言者其文同也

重意者其意同也讓字缺筆蓋孝宗時刊本也
字體與三山蔡氏陸狀元通鑑北史新唐書同
當是麻沙本之最精者

禮記注二十卷 明覆宋本

漢鄭氏注

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 宋刊十行本

漢鄭氏注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等奉勅撰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

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 臣陸德明釋文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序

禮記注疏六十卷 明刊九行本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釋文唐孔穎達疏

孔穎達序

禮記正義序

小戴記纂言三十六卷 元刊元印本 汲古閣舊藏

元臨川吳文正公 **澄**纂言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
禮書一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
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

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醕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篇斷簡會粹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助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

爲記呂氏旣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人網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旣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

百字樓藏書
卷十
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
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
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
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
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
問六篇旣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間喪服四
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旣
祭而郊特牲祭儀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
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
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

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
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
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
竟豈無所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
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
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
但爲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右文正公蚤年序次小戴記之正文而書其後
如此今載其語于纂言之首席者有所攷云
按每頁二十行行二十字字大而適紙質瑩潔

元板中精品也有汲古閣印記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明刊本

元臨川吳文正公澄纂言

王守仁序 正德庚辰

唐顯悅序 崇禎己巳

張養序 崇禎二年

王象晉序

三禮考註六十四卷 明刊本

元翰林學士臨川吳澄考定

羅倫序 成化九年

吳澄序

雲莊禮記集說三十卷 元刊本

元陳澔注

自序

雲莊禮記集說三十卷 明刊本

元陳澔注

自序

凡例

程廷珙序 成化壬寅

大戴禮記十三卷 明覆宋本 梁上佐舊藏

漢九江太守戴德撰

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

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旣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三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尙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于七十字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

白雲樓藏書卷一
矣其深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寢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攷焉
淳熙乙未歲後九月穎川韓元吉書
梁氏手跋曰宋刻本傳者絕少此吾家九山公以四金從京師琉璃廠得之蓋希世之珍也乙卯春重裝竟聊志數言以詔後人使知永保云
上佐

禮書一百五十卷

元刊本

季滄葦舊藏

宋左宣議郎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進

自古帝王之爲治禮樂其具也政刑所以輔其成者歟仲尼之言爲邦夏時也殷輅也周冕也韶舞也放鄭遠佞其政刑之所以行歟故先儒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周官之法度政刑也關雎麟趾之意其禮樂之本歟秦漢而下有天下者於禮樂乎何有而所謂政刑者豈必出於天理人心之中正者哉是以昔人深歎乎百世之無善治也我皇元

百子樓藏書
卷一
太祖皇帝受天命以興列聖繼作至於世祖皇帝一統天下立朝廷定制度以御萬方郊廟社稷之祀享朝廷之會同斟酌前代衣服鼎俎之制金石羽脩之節以奉於天地神祇祖宗以合其宗王臣鄰百官及四方之來賓者駸駸乎禮樂之殷矣然而喪亂既久生息未復舊染之俗未盡變通乃建郡縣置守令托之以民社統之以方伯連率聯絡周密治法修明而又寄耳目於御史之臺分中外爲廿四道稽諸近代置提刑按察之官蓋將約其民而使盡協於中者矣

後又易提刑爲肅政其意豈不欲刑錯不用率之以正而民無不正焉意禮樂其在是矣閩爲東南文物富庶之邦其部置憲踰六十年吏民之所其識者其長貳數有儒臣來居以治教之所以仰體聖心於行事之間者亦莫不盡其思矣今皇上如天之仁覆育寰宇功成治定殷荐崇配固其時乎耳目親切之司豈有內外之間哉去年僉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始欲發明其微而推充之乃得故宋太常博士陳祥道所著禮書與其弟暘所進樂書送郡學官刻而傳

之方鳩工而趙君移節浙右於是經歷前進士
達理惟實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汝遴允
中相與讐校而完成之二君與趙君之意所以
見憲府設官之本旨而欲贊成聖治於今日者
也乃使郡儒學訓導韋泰訪集於臨川山中而
使之叙焉夫禮學之事大矣三君子之心至矣
集何以言之哉竊嘗論之歷代之史載其所謂
禮樂者略可見焉唐開元禮盛矣宋承五季之
後禍亂粗息乃勅劉温叟李昉等損益開元之
書爲開寶通禮嘉祐治平間姚闕蘇洵修太常

檢討以成而陸佃張璪之所定也議者以爲簡
繁失中又或以爲雜出眾手其論蓋未定也而
陳氏之言曰考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
之迹辨形名度數之制發仁義道德之蘊凡廿
年而後成可謂勤矣進書在元祐更政之初其
有待而發者歟或曰陳氏之爲書因聶崇義之
圖辨疑補缺采繪尤精書存繪本不甚傳於世
爲可惜也方是時濂洛關西諸君子之言具在
學者得其說而有考於陳氏之書則道器精粗
兼備矣若夫樂之爲說尤有感於陳氏之言焉

其曰中則和過則淫斯言也先王復興不可易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正也角之於徵羽之於宮其間音節既遠故上下之間有變宮變徵之設二變之不復可生是以二變不可無而七均備矣十二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之調而非二變不足以成自然之理殆不可易是故宋之議樂也急於中聲之求而七均以成調者無所議也舊法以黍定尺以尺定律王朴用縱黍之定尺而管之容黍爲有餘胡瑗用橫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爲不足且黍之生豐凶大小不可齊也

故范鎮之爲雅樂亦不可定然則中之不可得而過不及之差誠有如陳氏之所憂者而陳氏之說獨於二變四清之聲是去者其必有特見矣哉蓋其書見於建中靖國之年時君方自聖以聲爲律而身爲度二變之外四清之餘不復可理怨思哀怒之交作無以爲國而陳氏之說孰與之施行哉此又大可慨者也二書之出學士大夫好古博雅者必將致其問學焉國家有大制作將有徵於諸生二書不虛作而三君之志得矣是爲叙雍虞集書

天地高

至窮聖人

法天地

而使之安防其情

而使之不亂

所由興焉記曰大樂與天地

同和

與天地同節謂禮樂之本也

軍

賓嘉之儀式五聲八音十二律之條理禮樂之

文也本蓋百世不易文鑑損益隨時此二帝三

王之同於治也道

周上替下僭攻奪篡弑

之相仍而禮

之本

夫仲尼無位不得

宋之衰惜陽襄之去其文

秦燔以後禮樂無書博士

學

臆說言人人殊叔孫行之

曹褒

議之而不行茫茫宇宙

無用者二千

年矣安得夢寐中古

宋元祐間三

山陳祥道作禮書

經

百氏之言而得其

制度之要

會同之禮

車旗服器之制靡不

悉備他日其弟暘又作樂書定五聲十二律之

本二變四清之辯雅夷衷正之分粲然明白成

一家言惜時尙安石新說二書雖出竟未有傳

習之者皇元積德百有餘年聖上銳意中古禮

樂之治儒臣行四方購求遺書不知幾人而二
陳之書莫有知者晉甯趙公宗吉來僉閩憲求
二書於民間二年而始得之送郡學官方鳩工
鉅梓而趙公移節浙右繼是經歷前進士達君
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允中取而繙閱之
曰是大有益於制作者豈可使之沒沒耶爰命
前國學貢士福州路府判官保奉訓董其事郡
學正林天質會諸儒相與校讐而完成之是歲
仲秋釋奠之前一日翰林學士臨川邵庵虞先
生序成將命適至嗟夫作者不斲人之知知之

者常在百世之後二書不行於昔而行於文明
盛時豈偶然哉必有服習而得其說以贊聖代
之制作者非曰小補云爾禮書凡一百五十卷
樂書凡二百卷至正七年龍集丁亥八月三山
後學余載謹序

校勘督工直學楊聰直學張文俊司書張伯通
六齋訓導葉鉞黃誠陳淦陳良琛鄭拱辰韋泰
福州路儒學正陳彬福州路儒學教授林光大
進禮書表

自序

建中靖國元年尙書禮部牒

案此南宋刊本元人得其版而重修之冒爲己
有余見吳小帆觀察所藏較此本印在後樂書
後陳跋改慶元爲至正陳岐爲林光大此則初
印本也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小字雙
行每行三十四字版心有字數間有刊工姓名
卷中有結廬東山下白文長印季振宜藏書朱
文長印五硯樓朱文長印東吳席氏珍藏圖書
朱文方印其版明時尙存南監見古今書刻然
明印本脫葉數百此本有斷版而無缺頁猶元

時印本也

禮書一百五十卷

宋刊元修本

袁壽階舊藏

宋左宣議郎太常博士陳祥道上進

虞集序

余載序

至正七年

校勘督工銜名

進禮書表

自序

建中靖國元年牒

案此本較第一本印本較後卷中有嚴蔚豹人

白文方印二酉齋藏書朱文長印嚴蔚白文長
印五硯樓朱文大方印袁氏又愷廷禱之印朱
文兩方印

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四卷

宋刊本 天籟閣舊藏

宋楊復撰

先師朱文公集家鄉邦國王朝及喪祭禮皆以
儀禮爲經而諸書爲傳名曰儀禮經傳通解慶
元丙辰先生六十有七矣而家鄉邦國之禮始
成王朝禮大綱舉而未脫稿惟喪祭二禮屬勉
齋黃先生編次篇帙浩繁倍于家鄉邦國王朝

諸書久而未就文公晚年與勉齋書責望尤拳
拳也及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
禮卽以其書稿本授復曰子其讀之蓋欲復通
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復受書而退啟緘伏
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係甚重其條目甚
詳其經傳異同註疏牴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
非淆亂紛錯甚眾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
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
幸先生卽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
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

慮續刊喪禮又取祭禮稿本併刊而存之以待
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稿本未有取
其書而修定之者顧復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
念齒髮浸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
竊不自揆遂據稿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
成其書儀禮正經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二篇
僅存後之言禮者必稽焉故以冠于祭禮之首
篇此後皆蒐輯周禮禮記諸書分爲經傳以補
其闕夫祀天神祭地祇享先王禮之大經也故
綜之以通禮禮莫重於祀天故首之以天神天

子事天明事地察故次之以地祇大宗伯吉禮
十有二而享先王在祀天神祭地祇之後故次
之以宗廟有天下者祭百神故次之以百神有
正祭之禮有因祭之禮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
乎社造乎禰若是之類皆因事而祭之故次之
以因祭天子親耕以其粢盛王后親蠶以爲祭
服牲殺器皿禮樂不備不敢以祭故次之以祭
物禮有專一事而言者如天神地祇以下是也
有統論凡祭祀之禮者如祭名祝號之類是也
故次之以祭統而禮之行也又有變禮有殺禮

有失禮故並見於是篇之終焉恭惟文公平日
篤志禮書於祭禮雖未屬筆而討論攷覈爲尤
詳如郊祀如明堂如北郊如古今廟制如四時
禘祫之類皆歷世聚訟大公案諸儒未能窺見
本末遷就依違莫之釐正悉經先師折衷而論
始定故引而歸之於各條之下凡散見於它集
前後不同時記載非一書者今並著見於祭禮
之本篇俾後之議禮者有所據依而取正焉此
則先師扶植綱常垂世立教之本心也載念先
師經世宏綱莫重此書更二世而未就小子狂

簡述而成之所懼識見有蔽義理難精然天下
公理無彼我習禮君子儻裁而正之以歸於至
當是則先師所望於後人之意也紹定辛卯七
月望日三山楊復謹序

逢辰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
祭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祭又禮之
所以報本反始也百王之禮至周而備三百三
千之儀皆文王周公精神心術之所寓孔子曰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莫盛於周也不幸
厄於秦火漢興高堂生所傳僅十七篇祭禮則

惟特牲少牢有司徹而已然皆大夫士之禮大
夫以上無傳焉厥後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
非獨竟無全書况又雜以讖緯之學寥寥千載
間承訛襲舛大經大法幾於壞爛而不收良可
歎也奎躔瑞 下缺 宋文運有開列聖相承於禮
尤謹初基則有開寶之通禮其後則有慶厯之
太常禮而儀禮之疏亦汲汲是正真斯文之大
幸也奈何王氏新學廢黜禮經使後之學者無
所尋究至有老死而莫知其說者於是太師徽
國朱文公起而條理之挈儀禮正經以提其綱

輯周禮禮記諸經有及於禮者以補其闕釐爲
家鄉邦國王朝之目自天子至於庶人之禮總
爲成書所謂儀禮經傳通解是也 下缺 師事之
朝夕侍側誨誘不倦且謂逢辰曰欲學者其成
此書者朱文公之心也以祭禮稿本付復者黃
先生之心也自南康張侯慮併刻于郡齋故今
四方朋友所藏皆祭禮稿本未有取而修定者
竊自惟念齒髮浸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
時傳述於是研精覃思蒐經摭傳凡日湖所藏
之書繙閱殆徧蓋積十餘年而始成書正經則

以特性少牢有司徹爲先所以尊聖經也補篇
則自通禮而下凡天神地祇宗廟百神以至因
事而祭如建國省方師田行役等與夫樂舞器
服無不備焉而必首之以天神者所以明大分
也其間大綱目大議論如南郊如明堂如北郊
如古今廟制如四時禘祫之類皆歷世聚訟而
未能決嘗經文公折衷而論定者則以類相從
而各歸其條貫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龐
雜不經者咸歸於至當由是儀禮經傳通解始
爲全書而文肅公之志遂矣噫此非特二公之

志亦文王周公孔子之志也夫自秦人絕滅典
籍之後禮學更千載而無傳朱文公奮然以興
墜起廢爲任禮書更再傳而未就而祭禮卒結
裹於信齋之手是豈偶然之故哉近世眞文忠
公德秀移書信齋謂此書乃千載不刊之典其
間援諸老先生之說破諸儒之繆極爲有功當
藏之奉常以爲議禮之據非他著述比也且欲
繳進而未果端平初禮寺聞之嘗行下福州就
其家抄錄而藏之矣第其私家無力可以自進
日遷月改今十餘年逢辰重惟此書關繫甚大

且嘗親睹先師用心之勤不忍其束弃高閣而
不大彰闡於世又念先師編述之始嘗取儀禮
十七篇悉爲圖列之每章之下凡先王制度名
物之要以圖攷書燦然如指掌有志於禮者尤
不可以不知蓋有祭禮則通解之書始全有儀
禮圖則通解之書始爲大備先師平生精力盡
萃於此謹以祭禮

下缺

鄭逢辰上表

上缺 既嘗

肄業於朱熹又親受稿於黃幹謂郊天祀地國
家之重事而尊祖敬宗聖明之本心慨鉅典之

放紛恐舊聞之失墜臣雖蒙陋親獲師承延致
于尊經之樓徧閱萬卷暨至乎絕筆之日迨逾
十期羅絡百氏之異同訂正諸家之訛舛搜討
磔裂而各從其類品量裁正而畢得其中維纂
輯之深功實關係于大典向遺編已上於冊府
今全帙宜備於容臺念中天再造以來符積德
百年之運禮樂自天子出願賜燕閑之觀籩豆
則有司存庶補駿奔之列斯爲盛矣夫豈偶然
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聖集大成道全眾美類禋
望徧虞帝主祭而享百神夙夜祇勤周王毖祀

而稱殷禮 六以爲七宜咸五以登三遂使
名儒所修悉爲聖時而出人文丕闡古典大明
儀禮考文式表一王之制作詔今傳後永爲萬
世之據依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所
有先師臣楊復祭禮書八十一門共十四卷謹
繕寫爲二十帙并儀禮圖十四帙分爲三盞內
各用黃綾夾複封全隨表上進以聞臣實惶實
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六年十一月日省劄備中書後省狀準都
省送到江西提刑鄭逢辰奏申謹以祭禮書分

爲二十冊并儀禮圖十四冊繕寫一部囊封具
表繳進外謹以一部申納朝省欲望敷奏乞下
此書於禮寺以備討論不獨稽古可爲盛時之
光而詔久傳遠實天下後世之幸信齋楊先生
復隱德不耀歿已十年欲望朝廷特與褒贈以
爲身後之榮其子心得併乞朝廷特與甄錄以
旌先賢之後事并 下缺 郊社宗廟之禮乃治國
大典凡品節儀文自有當然而不可易者古禮
湮廢俗學苟且而議禮於國者紛紜淆亂靡所
折衷先儒朱文公裁定禮書蒐墜典而垂憲言

印字樓藏書志 卷一
蓋集聖賢之大成爲邦家之明法然祭禮終于
未就楊復學于其門承文公之素志而能卒其
高弟黃文肅公榦未卒之業采傳質經据古辨
俗條目明縝工力精深而參取諸儒之議論各
有据依又以儀禮別爲之圖悉從其彙宏綱大
義旣已昭白至儀物司存亦罔遺漏可謂克荷
師門之傳者矣近世名儒眞文忠公尊愛其書
謂足以破諸儒之謬爲千載不刊之典殆非溢
美委是有補於國與尋常泛雜進書者不侔楊
復宜有褒贈其子心得助成編纂用力有年併

議指揮十一月三日奉聖旨楊復所修祭禮書
儀禮圖付太常寺收管以備參稽禮典楊復特
贈文林郎其子心得特免文解三次右劄付楊
復本家

勅故福州進士楊復士有窮經明理精於儀文
身歿而言立是可旌也已爾冲厚莊敬早就正
於考亭善說禮服討論折衷以約訂博彙爲成
編克續其志有功於教不幸云亡門人以其書
上朕爲之太息超昇文資以示褒異朕於斯道
亦拳拳矣來者勉焉可特贈文林郎奉勅如右

牒到奉行淳祐七年四月十三日

案每葉十四行每行十五字小字雙行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每卷有天籟閣朱文長印項墨林鑑賞章白文長印原本十四卷八十一篇今卷第三全缺卷一卷十四亦不全以呂留良刻本較之脫落屢錯妄刪妄增竟無一合卽以卷二少牢饋食禮一篇言之乃書卦卦于木下脫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贖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吉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凡五十

字屨入鼎俎注文四百餘字脫註文二百四十餘字乃釋贖立筮注下妄增疏曰云云七十餘字宿注祭日當來下妄增古文宿皆作羞六字是儀略下妄增故云大夫儀多也云云九十餘字前宿一日宿戒尸下注又將爲筮妄改又爲于僞反五字大約無一條不增改無一葉無屨錯呂留良謬妄至此明季國初竟負重名一時時文鬼附之如雲致蹈滅門之禍殆有以也

印白文方印廷吹氏朱文方印餘詳儀顧堂集
春秋經傳集解殘本十五卷 宋刊建大字本

晉 杜氏註

杜預序

案存宣上第十卷襄二十五卷襄三十六卷襄
四十七卷襄五十八卷襄六十九卷昭元二十
卷昭四二十三卷昭五二十四卷昭六二十五
卷昭七二十六卷定上二十七卷定下二十八
卷哀上二十九卷哀下三十卷餘詳儀顧堂集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宋相臺岳氏刊配明覆本
黃堯圃舊藏

晉 杜氏注

杜預序

案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小字雙行每卷末
有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十字篆文橢圓木
記左線外標某公幾年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
版心魚尾全墨上魚尾之上下魚尾之下有細
墨線卽世所謂小黑口也明時爲沈氏藏有沈
士林大章及坤卦三印嘉慶中歸黃堯圃已不
全卽百宋一廬賦中所謂春秋泰半者也明覆
本無卷末木記及版心字數刻工姓名又改魚

尾為空白耳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明覆相臺岳氏本

晉杜氏注

杜預序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明覆宋小字本

晉杜氏注

杜預前序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宋刊十行本

晉杜氏注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疏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

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杜預序

孔穎達序

中書門下牒

景德二年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

宋刊十行本

漢何休學

唐徐彥疏

何休序

中書門下牒

景德二年

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

明刊九行本

漢何休學

唐徐彥疏

何休序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註疏二十卷

宋刊十行本

唐范甯集解 **唐**國子四明助教楊士勛疏國子

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

德明釋文

范甯序

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唐范甯集解 **唐**楊士勛疏

范甯序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

明嘉靖刊本

唐陸淳纂

自序

春秋集傳微旨三卷

舊抄本

呂氏舊藏

唐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陸淳纂

春秋集傳辨疑十卷

舊抄本

唐陸淳纂

春秋一其經而三家異其傳學者如目多歧茫
洋不知適從聖人之境雖勞無到日矣近古固
多議其非然出於臆斷學者愈惑以聖人之蘊
如彼其深而專斷於一中材之臆其可惑也宜

矣唐有陸氏總啖趙之說為纂例為辨疑所得獨多於近古以啖趙之賢而陸氏兼之其得也亦宜矣攷其舐排誣妄剔抉潛隱如剪榛莽見坦夷聖賢之境可直趨而遠到矣纂例雖傳而世不全獨辨疑無遺辭而學春秋者當自辨疑始故予廣其傳慶歷戊子吳興朱臨誌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明覆宋小字本

蜀馮繼先撰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

明永樂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舊抄本

錢遵王舊藏

宋孫復撰

魏安行跋

紹興辛未

吳氏手跋曰予收得舊抄本春秋尊王發微書體頗端楷玩其圖記蓋虞山錢遵王先生舊本嘗載諸讀書敏求記殆卽此也述古堂之書後盡歸于季滄葦侍御滄葦既沒又復散去此雖崑山片玉猶足以想見當時之盛也因取通志堂刊本手校而藏之乾隆己亥秋日兎牀騫

頴濱先生春秋集傳十二本

明刊本

宋蘇轍撰

自序

龍學孫公春秋經解十五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宋孫覺莘老著

自序曰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刪詩書定禮樂在於反魯之年而贊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沒於獲麟之後二歲耳是孔子於未沒之前猶記春秋之

事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爲晚成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尚壯猶冀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邱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弑君子弑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子之事二帝三皇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褒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史云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爲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秋之作蓋以天下無王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褒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爲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旣衰官失其守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攷其眞僞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

其餘則皆卽用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一史官爾春秋記曰作之又徒因其記注卽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苟爲書也何休之說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爲天下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先王人者卑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別吳楚之僭僞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旣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爲之說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端門諸讖緯之說以解春秋

此啖氏所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沒能深知春秋之所以作與春秋之所以存者唯孟子爾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尚行於天下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繆則詩人得以刺規而正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沒又其書刺譏誅絕多病當時之人可不顯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聞焉其後遂有春秋五傳鄒氏

夾氏久已不傳而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祖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即托爲邱明言與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爲國史所載皆得其真然左氏之書時亦失繆此亦黨左氏之言也習公穀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既已訛謬諸儒之說不可據依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爾春秋之名說者亦眾如左氏說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

百子樓藏書志 卷八
之禱杙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
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
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綜以爲所
記之名也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
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說爲得矣三傳之作
既未可質其後先但左傳多說事迹而公羊亦
存梗槩陸淳以謂斷義卽皆不如穀梁之精今
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穀梁最精深且以穀
梁爲本者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
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卽

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右高沙鄉先生龍學孫公春秋解發明聖經之
隱奧折衷諸儒之是否學者願見而不可得前
政邵君出家藏本刻板郡齋其惠後進也博矣
茲復移書以樞密跋語俾附益卷末又且見景
仰不忘之意余敢不助成美事慶元改號朔旦
樵李張顏書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之時詩未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
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

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火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況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甯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宮非廢而不用也而土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飫盡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啟其關鍵使學者得以稽其門叩

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爲序以余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托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於茲有年矣而不敢操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荒辭巧埽之非惟不足以爲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

百牙村志 卷八
焉可也龜山楊時序

綱因讀龜山文編見其爲中丞孫先生作春秋解後序竊謂楊公學遂於經今於是書尊信推予若弟子之於其師後學觀此當知所依歸矣敬錄諸梓以補前之未備云時嘉定丙子仲春上澣郡守新安汪綱書

龍學孫公蚤從安定胡先生游在經社中最有聲而尤深於春秋晚患諸儒之鑿彼此佩劍蠹蝕我聖經乃據其所自得爲之傳凡先儒之是者從之非者折衷之義例一定凡目昭然誠後

學之指南也而傳者蓋寡余曩得之親故間愛其議論之精審而文辭之辨博也常欲刊行與學者共之而力所不能既來秦郵以爲此公之鄉里也近世兩淮如合肥之包孝肅集山陽之徐節孝集皆因其鄉里而易以傳布吾之志遂矣適值大歉朝夕汲汲焉荒政之是營未暇及此越明年歲稔公私粗給於是樽節浮費鳩工鏤板真諸郡齋以永其傳其間無解者多不備其經文今謹仍舊弗敢增也嗟乎書之顯晦蓋亦有時如公名節著於當時載在信史爛如日

星固不待此以爲重輕然公平生之所留意今得百有餘年猶未顯行於世余獨寶藏之又適承乏於公之鄉里得以遂夙昔之志則此書之傳疑若有待也紹熙四禩仲春陽羨邵輯敘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說於郵上孫先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爲煨燼及寓居江浙嘗誦其說以授學者予每得而聽之一日先君爲余言初王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慕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

也不列於學宮不用於貢舉者積有年矣爰自近世是經復行而學士大夫亦罕知有莘老說也已而歎曰吁孫先生之書其遂湮沒已乎何其久而未顯也麟之應之曰此書豐城寶也隱顯亦各有時不幸而埋光鏟采於今之世然而龍泉太阿之氣自當夜動斗牛復有達識之士如張茂先輩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利蒙之器亦必有日矣後數年有文定胡公著春秋傳以進於上學者皆傳之而先君不及見也予近得之常反覆其義蓋與莘老之說合者常十之

六七然莘老發明聖人之奧舉三傳以斷得失
反覆折衷著為通論其旨詳而明深而當異說
不得而破此其遠處文定似不及也因暇閑說
序并述於後海陵周麟之茂真

春秋讖二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葉夢得撰

凡左傳十卷公羊穀梁各六卷

春秋辨疑十卷

元刊元印本

宋三楚隱士子荆蕭楚著臨江後學性善周自
得校正

紹興七年春天子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宸心
惕然懼無以弭天災詔召中外侍從之臣各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延於廷詎
以過失於是兵部尚書呂公祉以銓充賦其舉
詞大略云臣伏觀左承直郎新改差荆湖南路
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
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
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春秋歷考前代治
亂多識前言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
之必有可觀有旨令銓具詞業繳進蓋是年六

月一日也銓既進詞業即日除樞密院編修官
於是先生終已數年其學始大行於世時宰相
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
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
所著戰辯喟然而嘆謂銓可謂切中時病矣明
年銓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怒
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
觀望朝廷意旨奏徙銓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
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夜無禦冬而先生
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

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葺成易禮記春秋傳又
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未能卒業然凱費
之說骯骯之文皆先生緒餘也銓自癸未夏迄
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天顏備顧問或及經
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
玉音丁寧有速寫進來之諭倘遂一經天目則
先生之學矚然愈光豈特銓得以亂思遺老而
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銀板以傳
且乞銓序固辭不可於是乎書門人胡銓序
案春秋辨疑十卷元刊本每葉二十四行行二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八
十三字題曰三楚隱士子荆蕭楚著臨江後學
性善周自得校正 四庫所收乃從永樂大典
輯出此則其原本也大典篇目相同惟王天子
天王辨末又可知矣下脫注文數百字正文數
百字書滅辨下篇然後辨故下脫三百餘字餘
則無大異也兩本皆只四十五篇江西志萬姓
統譜作四十九篇者誤也朱竹垞經義攷僅錄
胡澹菴序謂其已佚則是書之罕見可知矣大
典本胡序脫二十餘字以澹菴文集較之則此
本又有不同澹菴集有蕭先生墓誌亦館臣所

未見也

春秋五禮例宗七卷

舊抄本

宋張大亨撰

昔杜元凱作釋例以明春秋異同之義事類相
發各爲條綱使覽者用力少而見功多可謂善
矣然其間雜以傳例與經踳駁而又摘數端不
能該盡學者病之唐陸淳乃因啖趙之餘別爲
纂例其所條例一出於經比於杜公詳顯完密
後之說者謂之要例然滄拘於微文舍事從例
故事有相濟以成而反裂爲數門者非特差失

其始終抑亦汨昏其義趣聖經大旨支離失真
迷眩後生莫此爲甚蓋人之美惡小大萬殊聖
人因其實而被之以名豈顛拘於繩約若乃定
其筆削以示後世則固有典要存焉善學者因
其人之美惡以推聖人之心而究觀其典要之
所在則其旨不辨而自白矣顧予非知經者特
懼子弟之溺於斯乃綴緝本文通其乖舛以刊
前作之誤名曰春秋五禮例宗蓋周禮盡在魯
矣聖人以爲法凡欲求經之軌範非五禮何以
質其從違觀者或無間於古今則當信予言之

不妄也紹聖四年二月十七日雪川張大亨序
春秋傳三十卷 明刊本

宋胡安國傳

自序

總例

諸國興廢說

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七十卷 元刊本

宋林堯叟注

四凶圖

十二戰國圖

綱目

案明崇禎時杭州書坊以林注分附杜注而是書遂晦今以合刻本較之有以林注作杜注杜注作林注者不僅奪落刪削已也此猶林氏原書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四字明成化時有覆本行款同而字較細此則元刊元印本也

春秋集傳十九卷

影寫元刊本

宋張洽集傳

投省進狀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照會洽昨承臨江軍牒備準省劄訪聞洽多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乙覽劄下本軍詢訪件目差人齎紙札膽寫並繳申尚書省以憑投進者伏念洽自幼貧苦且復早孤於他藝能無所通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以爲春秋之書聖筆所刊皆因時君之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

百子樓藏書記 卷八
數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
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
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
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放先師文公語孟之
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註而間有一得
之愚則亦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平生心思
粹在此書然智識泯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
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地理一書則以封域
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驟改
忽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已病

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
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上
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按圖而攷百世可知
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
雖綱條初立而其間遺闕尙多有之故凡後來
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
仍其舊而已扞捩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
力休暇之時尙求他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
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間當甲申待
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註之書粗成編

次猶冀未遂首邱之日凡有一聞一見悉加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不韙者不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略加編剗統會羣言掎擊僞辯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公朝俯加訪問稱其有補於治道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乙夜之覽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益爲罪但惟此書寔未得爲全備故自聞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踧踖累月不敢以進而終以方命爲懼是以卒

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一卷並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並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繕寫裝褱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愫欲望朝廷先賜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濶於事卽乞免行奏御塵瀆睿覽若猶採其葑菲遂以投進伏乞敷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治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端平二年七月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

張洽狀

延祐甲寅季教授捐俸補刊於臨江路學
路學所刊集傳無綱領庭堅延祐甲寅承命校
正遂以此請李廣文併例方爲全書諸費皆廣
文自爲規畫不申支不題助故事成而人不知
第集註沿革未刊庭堅繼今圖之百拜謹識
張氏手跋曰秀水朱彝尊經義攷宋張氏洽春
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
二十七卷目錄二卷並佚又春秋集注十一卷
綱領一卷存今四庫書內祇有治集注及綱領

一卷此本爲集傳二十六卷內缺第十八十九
一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共七卷唯
外附綱領一卷則與集注同疑當日集傳集注
本爲一書自後人專尙集注遂以綱領附之以
行書旣久佚竟亦無從是正洽字元德清江人
爲朱子門人嘉定初成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
謚文憲經義攷又載其曾孫庭堅集注後序云
曾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注集傳地里沿革
表三書宋端平甲午宣進於朝付秘閣後集注
刊郡庠景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雪崖黃

先生慨是書之不傳而願見者眾欲鈔梓而未
集辛丑歲文臺二提舉張思敬滕賦亦求助好
事者僅成三卷瑞教虞汲留洪上其事於文臺
轉申憲司事時魯齋副使臧公移文本路總府
下學刊刻沿革集傳二書集傳雖成而主司任
事不得其人遂致章卷倒亂文字差訛不可讀
屏廢久之而沿革一書亦無復舉行迨皇慶癸
丑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各路春秋用張主
一傳延祐庚寅詔興科目而遠方士友講求傳
注者頗多時李廣文萬敵主教此邦俾庭堅赴

學校正補刊於是集傳始爲全書流行四方則
此書在元時亦止兩刊此刻字書端謹篇次詳
慎其爲在後校正補刊之本無疑且古人著書
綱目多在卷末此傳因當時本與集注並刻故
得附於卷終不必以延祐以後重刊集注而疑
其有綱領也至其書大致於三傳之外兼採啖
氏助春秋集傳趙氏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陸
氏澹集注春秋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劉氏敞
春秋傳蘇氏軾春秋集解胡氏安國春秋傳解
程子願春秋傳春秋權衡春秋意林孫氏覺春

秋經解集數十家說而折其衷議論平允非後世鑿空者可比自永樂中大全之說行而習科舉者專守一家之言遂棄而不問此可慨也其沿革表今不傳竟無從識崖畧矣道光甲午烏程張鑑跋

春秋魯十二公年譜不分卷

舊抄本

丁秋水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全氏手跋曰春秋十二公年譜不知何人所纂予於永樂大典中抄得之大略以杜當陽長歷與南宋程氏說所用大衍歷法推定春秋甲子

為主兩家之說不同今彙為一冊得以參攷而見其得失有功於經學之書也予讀二十一史有於歷志中作月朔攷者況春秋之甲子耶抄成別寄一本於江都馬四徵士曰璐因為之志其首乾隆丙辰陽月鮎埼亭長全祖望春秋左氏續說十二卷附綱領

文瀾閣傳抄本

宋呂祖謙撰

東萊呂太史春秋左傳類編不分卷

舊抄本

宋呂祖謙撰

直齋書錄解題曰左傳類編六卷呂祖謙撰分

類內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
數則兼采他書

程端學曰左氏類編門人所編春秋本義

張氏金吾曰此不分卷自周至論議凡十九門
官制分子目九曰周曰魯曰晉曰楚曰齊曰宋
曰鄭曰衛附諸小國曰家臣論議分子目七曰
典禮曰兵曰土功曰荒政曰火政曰諸侯政事
曰名臣議論每門俱前列左傳而以國語附其
後首有年表三十綱領二十二則年表者以魯
紀年而諸國征伐會盟諸大事列其下綱領者

雜採尚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國策漢書及晉
杜氏預宋呂氏希哲謝氏良佐之說以爲一書
之綱領也是書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明
內閣書目著錄六卷經義考注佚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左傳類編久無傳本則是書
之佚久矣此本首目完整洵稱奇秘惟不分卷
數與陳氏等所載不符或傳寫者合并歟
春秋分紀九十卷附例要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宋程公說撰

司馬子長始爲紀傳表書革左氏編年之舊踵

百一十
卷八
三
爲史者咸祖述焉近歲程君伯剛又取左書釐而記之一用司馬氏法然則編年果紀傳表書之不若乎按詩王政廢興大小分載是爲二雅十五國事各以條列則曰國風此固紀及世家之權輿也懷襄既定邦賦以成厥有禹貢前代時若分職以訓專爲周官此則八書之端緒也左氏身爲國史讀夫子之春秋將傳焉以翼之遂爲席卷載籍包舉典故囊括萬務并吞異聞之規摹然事雜而志繁義叢而詞博非宵臆之大或得此而遺彼非精力之強或舉始而忘終

析異合同彙分區別君蓋善學左氏者匪編年不紀傳若也始君爲邛南校官嘗過漢嘉我先忠公實爲守君入謁以春秋官制贊焉先公異之俾侶往丹鉛點勘不以旅寓輟後三十餘載書旣藏秘府君弟季與自頌臺薇省作牧宜春鏡而廣之以序見屬於是從君之子子午取全書繙閱焉年表之卷九世譜七名譜二書二十有六周天王事二魯六晉至吳世本之數與書等次國小國四夷附錄十有三其餘諸書力尤浩大凡厥典制宗王揭周侯度不恭是非自辨

封建廣狹閏餘舛差說多紛紜訂使歸一當曦
之叛棄官入山茹涕修之事定竟死子午語我
猶記遺言吾書始周終肅謹氏金源自出臣子
可忘嗚呼夫子春秋有事有文有義尊王抑霸
貴夏賤夷此所謂義非耶今事與文君既殫精
思矣其於義也不惟口之抑又身之自唐以來
或欲獨究遺經閣束三傳不知鑿空而立已見
與比事而探聖心所得孰多使與君同時獲見
此書必將曰吾改是君名公說籍敘宣化故
徙云淳祐三年夏四月乙卯南光游侶序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
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以策小事簡牘而已
春秋魯史也仲尼加筆削爲垂世之經孟軻氏
發明宗旨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
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嗚呼孟子之言則春秋傳
心之要也夫春秋爲天子之事當本之周易爲

本之魯也本之魯而元年春王正月加王乎其間以魯而系之王示天下諸侯皆當宗王也列國之事不一矣事有隱惡安得盡見之赴告冊書所可見者大綱存焉舉其大綱則妙而天道微而物變與夫國異政家殊俗可以推見此春秋詳於內魯而亦該夫侯國之政也左氏傳經紀載博備兼列國諸史之體使後之訟事以求經不爲無取然或謂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穀二傳解經多而敘事略亦蔽於短俗學者高則束傳而談經下則詢文而違理嘗竊病之輒推春

秋旨義卽左氏傳分而記焉事雖因於左氏而義皆本諸聖經又旁采公穀及諸子之說精且要者附正其下冠有周尊王也次以魯內魯也自晉以下爲世本者十有二次國小國各自著錄又爲年表世譜書總九十卷目曰春秋分記曲明聖人遺意以示來世至於得失盛衰之變亦備論其故蓋春秋則以見天下之當一乎周而分記則以見列國之所以異因其異而一之此分記所爲作也尙春秋意也開禧二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丙戌眉桂枝程公說伯剛甫序

先兄伯剛自童州至強仕殫思於春秋一書不自覺其心力之耗重以感時憤懣沒其元首言之可爲楚愴猶幸先一年而分記書脫藁特是以待後之學者其爲壽也不亦多乎哉兄早登進士科須次親庭及爲廣都主簿臨卽教官公許皆得侍左右每見其窮晝夜廢食寢節玩索探討鈎纂竄易前後積藁如山先君子先夫人一日閱所坐蒲團穿破意竊嘉之而亦憂之或勸以惜精神養壽命兄拱手答曰學不可已而修短不可期苟得就此書庶無負大人及吾母

教誨二親固疑其語之不祥後一年而卒死生出入意者自有見而然耶公許幼刻意欲自見於詩文所習博雜兄責之甚厲忝繼名第偶以組繡輦輓見知於當代文章家游揚引重謬承人乏載筆入直禁省而經訓窳奧未之有省多以是有愧於吾先兄是書嘗得備四庫之儲塵乙夜之覽學春秋者多欲傳抄苦於編帙之夥誤 恩職牧宜春六閱月綱條粗整因有餘力刻梓公帑廣其傳於四方兄玉立頎秀蜀之儒先若李文懿公楊恭惠公劉文節公游忠公

劉清惠公寶謨宇文公皆深知之而鄧元卿薛
中章宋正仲李德秀馮公輔程元甫李貫之張
義立與今秀巖李微之太史諸賢則同志而相
與講論者也東南鉅公將指使蜀兄與之際遇
尤加賞而敬愛之厚莫若大諫溫陵傅公公在
朝訝嗣音之間濶適有故吏上謁亟問以安否
狀何如吏具以答傅公歎惋不已兄之學於春
秋爲專門然每與仲遜兄揚摧今古所著金石
刻辭極精詣詩亦雅淡銳欲以不朽自樹立而
皆不克壽可悲也已宇文公正父從南軒最久

以學行著西南兄事之期年得南軒講論理性
之說益以茲事自任天假之年其所成就詎止
是耶猶子子任頃歲避地下峽乃盡以兄遺文
篋藏與俱油口風濤獨分記得免適經進副本
留京邑得以參校舛誤斯文之不墜失也而忍
使之堙晦無傳可乎若夫仲氏之詩文甚富不
幸併燬於兵難矣兄之言行得文節劉公誌墓
足以詔永久論著之法亦已詳所自爲序及知
院資政公毅堂游公冠篇端之作手足鍾情愴
慕奚極凡夙昔所親見兄稽古之勤求益之切

取友之端具載如上方抑以表見吾兄此書非
與淺學編類以備遺忘者同覽者當自知之公
論在人小子不敢得而私也淳祐三年癸卯歲
立秋節季弟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軍州
事借紫程公許序

鮑宋樓藏書志卷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春秋類二

春秋說三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洪咨夔撰

帝王誥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黍離聖人傷王
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
夫天命流行於人極之中無一息間斷人惟不
知吾心有天而外求天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

往往無天而動於惡然天雖有時而未定終必
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
也此春秋成亂臣賊子所以懼也被亂臣賊子
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夫
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爲利也故凡犯天
下之清議冒天下之大罪能追之一時不能追
諸異日能追諸其身不能追之其子若孫人誰
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命有不可追則欲動
於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正之筆所以有
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以司天人之

契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爲剝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純乎剝者也以齊桓霸天下始末求之每
四十年當一爻陰愈進則亂愈甚盟宋之後晉
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諸侯皆凜乎
贅旃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之權
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朶頤其
國禍亂極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
王者作此碩果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
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
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說天目洪咨夔舜俞序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五卷

明抄本

張雋舊藏

元 吳澄學

屬辭此事春秋教也昔唐啖助趙匡集春秋傳門人陸淳又類聚事辭成纂例十卷今澄既采摭諸家之言各麗於經乃分所異合所同做纂

例爲總例七篇初一天道次二人紀次三嘉禮次四賓禮次五軍禮次六凶禮次七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事寔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嗚呼其義微矣而執謙自謂之竊取區區末學庸謂可得與聞乎臨川吳澄序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

舊抄本

朱臥蕃舊藏

元 沙鹿齊履謙敘類

吳澄序

自序 延祐四年

延祐丁巳夏大兄司成君居閒纂春秋統紀凡若干卷客有問者曰大經若春秋自胡氏傳行於世儒者拱嘿朱子嘗曰看春秋且當先從胡氏是來者不復有所作矣及覩統紀剖析淵微發露大中條貫參差指歸攸當其說卓然不蹈前人一句一誼昔云春秋寓王法於魯史又云春秋無褒貶又云治春秋當先治五霸之功罪至於大法大訓蓋未有若統紀之能斥言而指明者俾讀之者思過半矣僕應曰非然夫士之

間居退處匪賴聖賢典訓朝夕殆無爲也汗漫涉獵而不深潛心思則亦無得於已深潛心思矣苟不筆之於紙則亦不能有以驗夫日新之功此統紀所以作也爲幼而學老而未衰者焉客又曰若然信其功多於前矣夫較瑚璉瑋璋之制者無勤於陶鎔追琢凡爲陶鎔追琢者先賢也其功盛矣大矣若統紀之作謂有功遺經則可謂功多前人則不可客謝而去因紀其說於卷末是年秋九月日思恭頓首書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程端學撰

春秋或問十卷 舊抄本

元四明程端學述

春秋讞義十二卷 舊抄本

元吳郡後學王元杰集讞

聖人達天德而語王道春秋為萬世立王法敦
典庸禮命德討罪本原於天其用則王者之事
也周德既衰王者弗克若天人欲橫流綱淪法
斃亂亦極矣夫子生乎斯時慨聖王之不作慮
斯道之將墜豈不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

是假魯史以修春秋示褒貶以寓王法其義則
總攝萬事大本始於尊王蓋尊卑之分明綱常
之道立然後有以定其是非而不舛春秋者王
道之日月也曲禮曠臣下僭春秋定尊卑而王
道明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刑賞濫法度差春
秋明貴賤而臣道立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經書元年加王於正聖人
繫易之始辭作經之大法也故其詞約而深其
旨微而遠深有不言之意微有不形之道聖人
之心見於經猶元氣之妙賦於物大而化之之

謂也於一草一木以求化工之神於一語一言以窺聖人之用亦云難矣然聖人行事本於心事有萬變之不同理有萬殊之或異大公至正之道貫萬事於一心百王異世而同心萬象異形而同體聖人贊易以盡事物之變窮其理也作春秋以行法度之權著其事也文王作易於殷世之末夫子作春秋於周德之衰有其理則有其事體用一原也有其事則有其理顯微無間也由辭以達理因理以見事天下之變故盡矣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此

理此心未嘗外於語言文字間也河洛二程紫陽朱子續正學於千載之上易書詩禮俱著訓釋辭獨於是經未聞著釋中吳王元杰子英氏家世業儒有志經學攷求易經本義詩傳訓辭禮經制度四書集註集義語錄紫陽宗旨凡釋經引證之言師友講明之論其有發明春秋之旨者具載本經證以胡氏釋詞目曰春秋讞義旁搜取證竭慮窮思甫及成書幾二十載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知聖經賢傳並行而不悖矣若夫天人相與之原古今事物之變微

辭奧義何敢仰窺聖域之淵微其於尊君父之大倫正人心之大義典章法度之正是非善惡之公舉而措之未必無涓埃之助云爾至正十年歲在庚寅仲夏下澣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致仕吳郡干文傳壽道序

案四庫全書總目曰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諸家所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此本後三卷皆全可貴也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至正刊本

元後學廬陵李廉輯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疏公穀義精而事略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爲主陸氏纂集已爲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奧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

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
餘諸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
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
叨祿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
竊觀近來書肆所刻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
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謏陋
盡取諸傳會粹成編先左氏事之按也次公穀
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
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
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

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
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
非敢與學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
豐城揭恭迺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
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
重也始識於卷端與我同志尙加訂正焉至正
九年己丑七月朔後學廬陵李廉謹書

凡例

讀春秋綱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

字小字雙行李廉序後有至正辛卯臘月崇川書院重刊木記卷中有堯峯山人讀過朱文長印

春秋屬辭十五卷 元刊本

新安趙訪學

宋濂序

自序

右春秋屬辭一十五卷序目跋尾其該板三百二十三片左氏傳補註十卷共該板一百片春秋師說三卷附錄二卷共該板六十九片總計

板四百九十二片初商山義塾奉 命以是

書刻梓自庚子迄癸卯計會虞膳賦輸之餘膳本鳩工刻板一百一十片皆直學權視工甲辰春縣主簿張君卓復奉命勾考續工而屬辭一書告成是年秋縣丞胡君仲德復奉命併刻師說補註二書始屬性董其事因得備完屬辭訛闕迄歲乙巳學書既廢刊書亦結局矣紙墨之費則有星谿程君道江君光大同邑程君仁及子宗先後所助可漸模印其集傳一十五卷又謀陸續梓行以備一家之言云新刻書多舛謬

讎校不時故刊補之工亦不一而足因修補注
誤字謹 此以志歲月洪武元年五月朔日諸
生程性謹書

前鄉貢進士池州路儒學學正朱升校正 學

生倪尚誼校對 金居敬覆校

春秋集傳十五卷 明刊本

元新安東山趙汭輯編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
興諸侯倍畔夷狄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
糾之以會盟齊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

中國而天下復歸於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
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
功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及乎晉伯不
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
滅曹吳入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
斯時道足以興周而患夫當世諸侯莫能用之
蓋嘗歎曰苟有用我者吾豈爲東周乎齊一變
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始蓋有意於齊晚尤拳
拳於魯也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使仲尼
得君復周公之法修桓文之業率天下諸侯以

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正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荆舒可懲也當是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既而道終不行則又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其心豈能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矣嘉瑞既應而天下莫能宗子

雖聖人亦無以見其志矣乃卽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削列伯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內中國之義貶諸侯討大夫誅其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蓋天之所命也是歲之夏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修書之際夫豈欲託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善夫孟子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前漢書志卷九
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義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人情猶不能忘於其上也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伯肇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

在周末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此制

作之原也學者卽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未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等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

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

攷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
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
例十有五一日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
卽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
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
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
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
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媵致女卒
葬來歸皆書若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
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

書於策此史書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
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
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曰雖
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
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
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書之錄
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
事於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
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
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

師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
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書之
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日存策書
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
曰公卽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日公夫人
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
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會盟曰出
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
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
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

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
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恆體無辭
可以寄文於是其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
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
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
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
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
也或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
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
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

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夷狄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

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恆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強於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皆以攘却爲功然自晉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八陳圍鄭平宋盟於蜀盟於宋會於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壹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旣

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有史氏恆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尙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

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旣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於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

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恆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恆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詞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詞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辯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

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子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訪自早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爲善也於是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復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粲然各有條理存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爲書以爲後世學春

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傳爲之
補註欲學者必以考事爲先其文與義則三傳
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已意暢
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尙意學者溺
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
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新安趙汭序
金曰鏞跋嘉靖乙卯

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 元刊本

元新安趙汭學
自序

春秋師說三卷 元刊本

元新安趙汭編
自序 至正戊子

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 明刊本

明後學晉安張以寧述
自序 洪武三年

春秋繁露十七卷 明蘭雪堂活字本 士禮居舊藏

漢董仲舒撰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
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

百代集疏卷之九
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
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
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言微至要
益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
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
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
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
博極闕深者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
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侯賢者
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

不發將摹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
本末云慶歷七年二月日樓郁

程大昌書後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聖間董

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
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
班固記其說春秋數十篇玉杯蕃露清明竹林
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進本通以繁露冠
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名居其篇卷之一愈益
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
引繁露話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

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盲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疑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

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仿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寔於野粟缺於食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

非驚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尙赤諸如
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有
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
時繁露尙存今遂逸不傳可嘆也已

